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能懂的诗

3月特刊

冉冉近作四首

□冉冉

草茎预演着春风 (外一首)

□周伦碧

祖先的坟墓
淹没在一片荒草中
春天有些寒冷
蜡烛有些飘忽

我们轻声呼唤
逝去的魂灵
在香火袅袅里苏醒
坟堆很长
像草茎挺起脊梁
延续我们在人间行走
世间的伤痛捂着
我们不说
等春风通过狭长小道
一点一点接近我们的屋顶

屋檐是故乡的眉

多年来
循着黄葛树的气息
就能找到故乡

踏水桥边,木花窗下
邻家小妹用自制的陶器
泡一杯新做的茉莉花茶
思念在花香里回转

月色融进水里
波光洗尽一路风尘
青石板烙下足迹
我的呼吸重叠着它的呼吸
屋檐是故乡的眉
我是故乡的眼
一眨眼睛就泪流满面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黄莺(外一首)

□梁云山

渔村的老人说,是先有大榕树
后有村子
几百年婆婆,像天一样大

我说,是先有黄莺衔来种子
然后和长成的榕树一起
等来了村子
等来了小庙和神灵
等来了我的第一声啼哭

那时候,莺的金黄装饰了一切
包括欢腾和栖息、饥饿和渴望
包括祈祷
包括梦
包括神咒与涛声挽留不住的
最后一声鸣叫。那时候
我的目光还像麻雀一样弱小

当小庙的香火一天天兴奋
大榕树,却一年年消沉
那消沉的造型像翅膀。我担心
大榕树也会飞走
像黄莺一样,不再回来

木麻黄

月光下,点点渔火爬上岸线
把巢筑在木麻黄的肩头
与渔村对望
星光下,点点盼望赶到海堤
把梦搭上木麻黄的肩头
对渔火遥寄

父亲说,木麻黄是故人的信使
时常会抖着身子
絮絮叨叨地说话

那年冬天,每到夜深人静时
张寡妇便跑到那棵最孤独的木麻
黄树下
与北部湾里的丈夫说话

那年端午节,邻村父子敲锣打鼓
撒生铁,赶海鬼
入夜,伴着海涛,我听到了木麻黄
咏唱的《离骚》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在刘伯承纪念馆

在刘伯承纪念馆,我记住了
一个叫周寅香的女性。
她温暖的母腹孕育了七个
子女。长子伯承历经战火
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一个孩子诞生,相当于
一个母亲的涅槃。
她跟儿女们再一次穿越时间
灾难,忍人间不堪之苦厄,
燃暗夜希望之火光。
我不知道,当子弹无情地
射进她儿子伯承的右眼,
而他承受剧痛,任手术刀
一次次划过眼眶时,她的心
是不是也在承受痛楚的凌迟?
但我相信她是因为爱他,
而爱他对江山的拯救;而他
则是因为爱天下所有的母亲,
而浴血拯救江山。我相信
他置身战火的日日夜夜,母亲
一定在思念中祈祷,
当他凯旋之时,母亲也一定
在骄傲中祈祷。因为爱他
而愿以戈止武,让天下太平。

如今的凤凰山麓,汉丰湖畔,
母亲的初心早已成为现实。
元帅故里金桂飘香硕果满枝。
举目远望,万顷碧波犹如母亲的
笑意,更像是她至深的祝福。

天路

天路通向云霄。
在星月与人间的交会处,
火棘一颗一颗红了,
浅粉色,如拂晓的露水。
天地间的梦来来往往——
噗噜一声,从灌木林飞出
是夜鸟的梦,它的梦境
深似峡谷的溪流平潭,
谁能否认那儿没有游动的星
(在鲤鱼身上找到最终归宿的星)?
白冠长尾雉蛰伏着,不肯露出
身下椭圆的孵蛋,谁说蛋卵
不是遥远的某颗无名星的
神秘归宿? 花朵在山间受孕,
果香在村庄弥漫,雪白棉花、
蜜色稻谷,金色憧憬四处梦游,
沿迤邐的天路通江达海。
黄昏时分,半山落叶小道上,
几位护林员正默默走回居处。
在满月镇无人的街口,
我们遇见了一个亮着大灯,驰骋在
天路上的卡车司机——
那连接梦想与现实的年轻使者。

和谦的早晨

醒得最早的是东河的流水。
来自邻地敦好的歌声,紫水的
歌声,大进的歌声,薄雾一样
蒸腾在水面,让河水氤氲如温泉。
苇丛、柳树和潋滟波光一起

痴心挽留燕子斑鸠和蚱蜢的乐音;
两岸丘陵苍翠起伏,柔声轻诉着
和美安适。这里最矮最沉默的
劳作者蚯蚓,它吮吸土地的灵力,
花草的香芬,它那肉感的
褐色躯体,或许正被神秘之手
弹奏出美轮美奂的乐音。
我们来到和谦镇的文圣村,
瑰色晨光里,制衣厂格外醒目。
两个夜班女工路过河边,脚步
谐和地加入了自然的天籁。

水上欢乐季

汉丰湖的辽阔是由云天
和荡漾着万顷绿波的湖水造就。
祥云都携七彩而来,向大湖
献演它们的舞蹈——繁复的翅膀,
虹霓和风,组成翩跹起舞的鸟群。
云朵变动不居,与地面的车水马龙
华屋灯火熙攘人流飞速对应。
大凤凰展翅从左往右掠过湖上,
炫耀吉鸟的骄傲俊美,依然对应着
秋日五谷丰登,人间烟火吉祥。
年轻人挥动长桨,在万众欢腾里
驱动快乐的划艇……湖光塔影,
风雨廊桥,谁在水下窃窃低语——
是沉没幽深湖底的千年古城
和秀雅新城日复一日的倾心交谈?
老城是新城的根魂,新城承接
老城的新望与梦想;欢乐季节,
没有任何处所能比这片水域容纳
更多,更令人着迷。它的丰硕缱绻
必将在湖心恒久珍藏。
(作者系原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春天的爱,越喊越多(组诗)

□刘德荣

一个人顶着风雪

一个人,顶着风雪
走在浩大的白里
是为生活奔命
衣着光鲜的
则在白的世界
荡起浪漫之舞

一个老翁撑的伞
顶满雪花
缓缓挪动脚步
不知他为什么
独自行进在
纷飞的大雪里
只是他满头的银发
胜过这尘世
仅有的几个白净的日子

这个春天,爱越喊越多

这个字厚重
我曾对三江江山喊过
自认为喊得铿锵
我对爱那么虔诚,力量足够
强大
可它们,竟岿然不动

你说这个字太缥缈,落不到
地下
说,在荡漾的春天
被融化的事物太多。说
我过于书生气

我以为每喊一次,力度就增
强一层

每喊一次,春天就近一步
花儿就绽放一次,战栗一次
事实是,每喊一次,就脱一层皮
身体就轻一次
现在身体越来越空,是喊得
太多吗?

面对雪的世界

我羞愧写纯粹二字
喧嚣的尘世
更愧对你的万籁俱寂

在一些地方,一年四季
你都爱着人间
一生像母爱而持久
在一些地方,仅停留几日
像爱情,短暂

爱的箴言是无声的
从冷的世界来
但飞翔的全是火焰

赛过诗人的伪抒情
高潮是那让人敬仰的
集结一生直至死亡的无坚不摧

你的世界,可以抵达
心,却让人永无抵达之日
虚构世界。掩埋黑暗
掩埋路径。让人死又让人复活

墓碑

到了戒烟戒酒的末日
烦请儿孙用我三册拙诗集的

词语
作釉,涂满我的肉身
放进熔炉里一起焚烧

煅烧成一座无言的铁塔
作无字墓碑。让它立在世界的
门外。如果他们还有耐心
就偶尔祭祀一下

用我的拙诗集一页一页
撕成冥币。风起时
不知那些燃烧后飞扬的灰烬
是不是带有体温的诗句
替我,苟且在人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三千青丝染华发(外一首)

□何香

青丝中有了些许白发
像风中藤蔓,无人打理
沿着我孤独的额,攀援
每一根蜕变的发丝
都有欲说还休的念头
只能在寂静的夜里
喃喃低语

你在的时候
春天是柔软的,风也温暖
我的发丝在你的指缝间舒展
像黑色的河流,流淌过峡谷

而你,终究未能抚平
我心底那些细小的裂纹
时间的刀锋
割断尚未出口的誓言
青丝褪色,如秋叶凋零

镜中人,顾影自怜
两两相望,无人问津

如今,是岁月留下的霜痕
是你未带走的梦和叹息
是岁月的馈赠
也是光阴的诗行,写满
我终将独自要走的路

永恒的幕间

帷幕落下时
玫瑰的刺扎进掌心
我松开手,任花瓣凋零
像一场未做完的梦,碎在风中

后台的镜子
映出无数个破碎的自己
我洗净铅华
那些未说出口的台词
化作尘埃,消散在更衣室
迷茫的灯光里

我穿上了新的戏服
不是为了表演,而是
为了成为舞台中央
那个完整的自己

幕布再次拉开
我不再追逐前移的聚光灯
我要让光,自由流淌
在我的脚下
在每一个
需要温暖的地方

幕布终将再次落下
但爱,永不落幕
它是我心中永恒的星光
会在每个黑夜里
温柔地闪烁
(作者系重庆城口文联秘书长)

